



随笔

# 冬至，昼短思念长

高巧如

03

株洲日报

文艺

2024年12月22日  
星期日  
责任编辑：朱 洁  
美术编辑：刘珠昱  
校 对：贺天鸿

现代诗

## 冬日，树叶离开树

玉珍

冬日，树没了树叶，显得瘦削  
像删除了修辞无比具体地存在  
山在所有的叶片之上，重又回到自身

月亮像一座孤岛  
在树叶之上，托举着枝干之影  
一个寒冷的故事掠过  
进入冬日的严肃

月光无处不在，但月亮只有一顆  
在我的头上无人能采摘  
鲜红的果实摇摆在十一二月的夜中  
谨慎地“燃”着，像一团小火

一刻等待的孤独之心，驱赶着冷  
像一团小火  
在黄色的月亮之下“燃”着  
它有远离尘嚣的温度

散文

## 逝去的青春

刘香玉

青春，如同一幅斑斓的画卷，在我生命的画布上，柏市是那最初的一笔。

十八岁，中师毕业的我，像一只初展翅的雏鹰，正想在天空自由地翱翔，却意外地被命运的风，吹送至攸县东乡一个偏远的乡镇——柏市，开启了我为期一年的代课生涯。

这一年，我所结识的人，所见识的事物，所汲取的知识，如同春日的繁花，比之前十八年的总和还要绚烂。从新市到酒埠江，再由黄丰桥行至柏市，途经两大乡镇，车程长达九十多分钟，我却从未在旅途中小憩片刻。

我总是像一位好奇的探险家，观察着每一位旅伴，聆听他们口中那东乡片的话语。那些“难场”“耍哈儿”“鲜市儿”等方言，若稍不留神，便会像蝴蝶般飞走，连断章取义的机会都不再有。因此，我对于路途中的每一个转弯、每一次颠簸都浑然不觉，只记得每次离家时换上的干净衣裳，穿上擦得锃亮的皮鞋，到达柏市后，鞋上总会沾满一层厚厚的黄灰，脸上也是污渍一片，仿佛是大地的心痕。

让我最难忘的是，柏市人爱吃的一道美食——棕芯炒肉。传说只有尊贵的客人来了，才能享受到的，而在柏市中心完小，几乎每周都能品尝到棕芯炒肉的滋味。那味道，对我来说，却犹如梦魇一般，刚入口时那股湿湿的味道直冲脑门，犹如许多人吃香菜，也犹如外地人吃湖南臭豆腐一样，难以下咽，我曾多次尝试去适应它，却总是以失败告终。

最令人期待的，莫过于每两周一次的跳舞晚会。虽然时间并不固定，但每当夜幕降临，总有车辆像一位神秘的使者，来接我们，载着一大群人，驶向那灯光璀璨、热闹非凡的舞厅。

柏市人，他们的朴实与善良，还有热情，都是我最深的感受。因此，每当提起柏市，我的心中总会因为一些人、一些事而充满喜悦。

由于学区的调整，第二学期我转到了更为偏远的风塔，虽然内心之中有万般的不情愿，但我还是欣然接受了这份任务，从此又踏上了一个新的征程。

让我意想不到的那所学校坐落在一块风水宝地上，视野开阔，背后靠着几户人家，站在校门口，放眼望去，尽是片片农田。我是在那年春天来到风塔的，那正是一年中最美的时节。放眼望去，几十里外都是油菜花的海洋，春风拂过，满眼金黄，满鼻清香。放学后，我总喜欢徜徉在油菜花海中，从这头走到那头，再从那头返回这头。累了，便停下脚步，深吸一口花香，偶尔还会摘下一两朵，轻轻插在发间。那份满足，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仿佛这满园春色，只为我一人绽放。如今，每当听到同事们谈论何处观赏油菜花，我总是不屑一顾：没有哪一处的油菜花，能比得上这里的美。

在风塔，我不仅收获了春色，更收获了人情。离家更远的我，只能每月回家一次。因此，每逢留校的周末，校长和夫人总会像慈祥的父母般邀请我去他们家。他们说，他们的两个女儿与我年纪相仿，都不在身边，而我，就像他们的女儿一样。

印象最深的是，这里的老鼠体型特别大，而且胆大包天，每晚都会在房梁上来回奔跑，嬉戏打闹。那时的我，竟然还挺享受这种快乐的声音。或许是因为一个人住校太久，太过孤单，来到这样一个充满活力的环境，我特别能够接受这种变异的快乐。现在想想，当时的自己真是可笑，房梁幸亏用新的篷布固定了四角，否则，想想那长长的尾巴，都觉得可怕。

当然，我也是一个喜欢安静独处的人。在极其安静的环境下，我会给自己找些事情做。在那半年里，我听完了所有的语文和音乐课的赠送磁带。在那些能引起共鸣的音乐中，我会去创编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那一年的文艺汇演，我创编的课本剧获得了全柏市镇第一名。

二十四年后的今天，一个偶然的机，我再次回到了这里。柏市的变化是巨大的，但我仍然能在错综复杂的路线中，准确地辨别方向和位置，学校早已不复存在，当我驾着车经过曾经的学校，我特意放慢了速度，打开车窗，让熟悉的味道流入我的鼻腔，涌进我的肺腑，那种酸酸甜甜的感觉油然而生！我真想停下来，再走一走这段路，可曾经的路、曾经的物已荡然无存。但那景、那情仿佛就在昨天……

记事本

## 米团子

成有贵

烫手时，就可以分成大小均匀的比拳头略小的一坨坨，双手将其压成一个个的泥饼，再把之前准备好的馅料拿出来，放入其中捏搓成团，下到开水锅中就可以煮着吃了。

到这个时候才明白为什么叫它“粥团公”了，因为它不像包子馒头那样蒸着吃，也不像馅饼那样煎或烙着吃，而是必须就着粥一样的原汤吃，就像现在吃的汤圆。一口咬开，香气四溢，嚼在嘴里，味蕾全活，再喝口浓汤将其送下，何等享受啊。

那是物资匮乏的年代，口粮格外紧张。但到了该吃米团子的时节，家家户户都会想方设法拿出一两升米来磨粉做米团子。像老家这样的偏僻乡里在那时候是没有磨粉机器的，好在我家还有一副从爷爷手里传下来的石磨，于是上下生产队几十户邻居都来我家借用石磨，这些日子就是我家最热闹的时间。在老家，日常生活中厨房的事绝大部分是家庭主妇负责，做米团子也不例外。母亲就是这样。白天的她和男劳力一样下田干活挣工分，晚上则相约着来我家磨米粉。母亲很好客，即便是天天相见的邻居来磨粉也会陪着她们，自家要磨的粉等到她们磨完再说，然后就是摆凳抹桌，烧水泡茶，一起讲些趣事奇闻，白天的疲倦和漫长的黑夜在她们的欢声笑语中飞快离去。到第二天，就会有这家伯妈或那家婶婶端上一碗自家的米团子送来让我们尝尝她家的味道，说是感谢借用了我家的石磨。那个时候的我就像盼过年一样地盼望着这几天。

邻居三叔，那时是体力健壮的中年人，长期的农活练就了他一双铁脚板和一副铁肩膀，一身蛮力在邻近几个生产队是数一数二的，一米六几的个头挑个百八十斤的担子还能健步如飞。他的食量也是惊人，据说他每年与人打赌，挑粪下田，以挑得最重走得最

远为胜，最后他赢得了一次吃八个腊肉馅米团子的奖励。

这就是老家的米团子，是困难时期乡亲们为了对应节气、遵循风俗、变个形式填饱肚子的一种方式，是无奈条件下对生活的一种简单的追求，也是邻里间你来我往、共享乐趣的载体。

后来，求学、就业、成家都在远离故乡的他处，也慢慢远离了老家的米团子。跑了不少地方，接触了不少异乡人，没见到过与老家米团子相似的食品，和外人讲起也如说天书，这似乎是老家这地方的小众做法了。不管大众小众，在这个地大物博国度里，各地各民族食物各具特色，同一食材不同做法、不同吃法花样百出，充分体现了生活的多元化和文化的多样性。地方美食蕴含了地方的历史传承和文化基因，也造就了一个地方的地域风格和个性秉承。汪曾祺在回忆起家乡的炒米和焦屑（他老家江苏高邮当地的一种食品）时就说过“炒米和焦屑和我家乡的贫穷和长期的动乱是有关系的”，说的就是这个理。

随着母亲年龄增大，我每年都会接母亲来株洲住上一段时间，偶尔也会和她聊起米团子，回忆起磨粉做米团子时的欢快场景，母亲的脸上总会露出笑容。但她同时也告诉我现在物资丰富了，有好饭好菜来吃饱肚子了，家里面也很少有人做米团子了。

再后来，母亲也走了，回老家的次数更少了。近些年多次吃到了米团子，它只是各种乡里酒席上的一道点心，而且还是非人工的成批定制产品。也许是物品丰富有太多选择而致嘴巴刁了，也许是时过境迁而觉物是人非，尽管米团子还是那个风味，但我心里却在努力寻找一些刻在记忆里的东西，比如邻里们你帮我助、共同分享米团子的融融乡情，比如母亲亲自动手制作米团子的场景和味道。

真情

## 初为人母

文婉

最近思绪很乱，想得很多，写得很少。这几天稍微闲下来，便想着写一写关于你的事情。

你来到这个世界已经四十天了。时间过得飞快，一个多月，你在快速成长。这一切，好像是梦境一般，但的确确实地在发生，而你给我带来的这些感受，也是独一无二的。面对你的到来，我是紧张的，就像是在一个候考室候考的考生。在得知你要住院时，我的心像是一块被撕碎的棉絮，七零八落。当你冲我微笑，你的笑容掀起我内心无限柔波，让我感受到了生命中最纯粹的幸福。

这些幸福的感受原是我从未意料到的。至于母爱，其实也是在你出生后才有的。你还在肚子里的时候，我经常对你爸说，怎么办？我好像没有多少母爱可言，我是不是不爱他？即便是在你出生这天，我的脑海里全是生产时痛苦的画面，实在是对你爱不起来。

若是问母爱什么时候开始产生的，可能是你依偎在我怀里小嘴噙着乳头，一口一口吮吸的时候；可能是抱着你哄睡的时候；可能是在你睡梦中不自觉地发出微笑的时候；可能是你睡醒之后发出“哦哦”的声音的时候；也可能是你的小手牢牢握住我手的时候。无数个这样的瞬间，无数次这样的交流，后来外出离开时会惦记你，看到你笑时会被瞬间治愈，看到你哭时会心疼。在你出生后的每一天，母爱也随之爆发式地增长。

你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三天，在那天原本我们娘俩可以欢喜出院回家的。可谁想在早上你因黄疸值过高被要求住院。虽说在你出生前早已知道你可能会面临着黄疸过高的问题，可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仍旧心急如焚。时间好像静止，每一秒钟都像细沙一样缓缓滑落，缓慢无声。在这偌大的医院里，我的世界只装得下抱在怀里的小小的你，医院的喧嚣和嘈杂声让我更加焦急，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与我作对。我一遍两遍地询问医生能不能不住院，如果实在住院能不能来看你。可最终得到的答案都是否定的，汗水顺着额头滑落，呼吸变得急促，内心的担忧和焦虑如潮水一般涌来。无奈之下，只好赶快给你办入院手续。

照蓝光之前，护士说了一堆入院须知，一字一句说得都很清楚，每个字眼却都是跳脱的。我只是巴巴看着即将要去照蓝光的你。你一声也没有哭，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可是你越是这样安静乖巧，我心里愈加难受。护士给你做了一系列检查之后，你就这样被抱进了蓝光室。当你被护士抱走之后，泪水再也忍不住，不争气地往下掉。你才那么小，才那么小一点，我怎么会舍得让你一个人在医院里面，又怎么忍心让你待在那蓝光箱里遮住眼睛，一个人独自在那里照蓝光呢？可就算千般不舍，万般无奈，我还是无能为力，只能不断祈祷你平安无事。母爱在坚强中略显脆弱，在脆弱中日益坚强。

成为妈妈之后便很少有完整觉，在睡梦中听到你的啼哭，我第一时间醒来。人虽迷糊，却本能坚定地说着“妈妈来了”，就这样抱着疲惫的身体，熬过一个又一个日日夜夜。看着你在我怀里一口一口喝着；看着你吃完之后满足的表情；看着你从六斤一两到八斤四两到现在的九斤四两，即便这样的夜晚再难熬，我也心甘情愿。你胀气哭闹，抱着你在客厅走来走去，即便手酸脚累，也仍旧坚持着，只希望能够稍微缓解你的不适。在你每一个成长的日日夜夜里，一边崩溃一边自愈。

初为人母，我既盼着你快点长大，自己能重获“自由”，又自私地希望时间过得慢点，让我们母子之间的时光能够再多一点。毕竟做妈妈的时间很长很长，有一生那么长。做孩子的时间很短很短，一眨眼你就长大了。

我的小家伙，不知道以后你看到我写给你的这些文字会有些什么样的感受？我还挺好奇。不过，当你看到这些文字时，内心不必有过多的思想包袱，不必觉得母爱的无私，更不必觉得母爱的伟大。我不太喜欢用这些捆绑和束缚你。我生下你只不过是意味着我愿意去尝试一段新的人生经历而已。岁月匆匆，时光不语，唯有文字可以永恒。希望爱和陪伴能伴你成长，希望用文字记录你我之间的故事，仅此而已。

